

李宝嘉 著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官场现形记



知识出版社

4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著

· 4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勘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4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铸级蓝呢糊绿轿	31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47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60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75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嫫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90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105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121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35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150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67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82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200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218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236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蔽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53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震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72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92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309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撒差…………… 325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343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358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375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95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412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426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440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459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477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98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519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537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558
第三十五回	捐巨贲纨袴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谏·····	577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593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613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628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644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谢多才…………… 659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677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691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龌龊堂构相承…………… 705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722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742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762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781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795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遗群姬·····	814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833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854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膏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875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894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911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927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948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973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989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1008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1024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却说贾大少爷自从城里出来，回到下处，正想拜访黄胖姑，告诉他文殊道院会见姑子的事，不料黄胖姑先有信来。拆开看时，不知信上说些甚么，但见贾大少爷脸色一阵阵改变；看完之后，顺手拿信往衣裳袋里一塞，也不说甚么。当夜无精打彩，坐立不宁。他本有一个小老婆同来的，见了这样，忙问缘故。他也不说。

到了次日一早便即起身，吩咐套车，赶到黄胖姑店里。打门进去，叫人把胖姑唤醒。彼此见了面，胖姑便问：“大爷为何起得怎般早？”贾大少爷道：“依着我，昨儿接到你信之后，就要来的。为的是常常听见你说，你的应酬很忙，一吃中饭，就找不着你了，所以我今儿特地起个早赶了来。我问你到底这个信息是那里来的？现在有这个风声，料想东西还没出去？”黄胖姑道：“本来前天夜里的事情，他昨儿才晓得。就是要出去，也决计不会如此之快。不过我写信给你，叫你以后当心点，这是我们朋友要好的意思，并没有别的。”

贾大少爷道：“看来奎官竟不是个东西！我看他也并不红，前天晚上也没有见他有过第二张条子，却不料倒有这们一位仗腰的人！”黄胖姑道：“说起来也好笑。就是打听你的这位卢给事^①，五年前头，也是一天到晚长在相公堂子里的。他老

人家在广东做官，历任好缺。自从他点了翰林当京官，连着应酬连着玩，三年头里，足足挥霍过二十万银子。奎官就是他赎的身。等到奎官赎身的时候，他已经不大玩了。因为他一向最喜欢唱大花脸，所以就爱上了奎官。然而论起奎官来，也亏得有此一个老斗^②帮扶帮扶；如果不是他，现在奎官也不晓得到那里去了。”贾大少爷道：“他问我是个什么意思呢？”黄胖姑道：“你别忙，我同你讲：这位卢给事名字叫卢朝宾，号叫芝侯；还是癸未的庶常，后来留了馆。那年考取御史，引见下来，头一个就圈了他。不久补了都老爷，混了这几年，今年新转的给事中。他同奎官要好：他替他赎身，他替他娶媳妇，他替他买房子，吃他用他都不算。奎官两口子同他赛如一个人。如今是奎官媳妇死了，他去的也渐渐的少了。齐巧那天是奎官妈生日，他晚上高兴跑了去，刚碰着你在那里闹脾气。等你出门，他就问奎官，叫奎官告诉他。昨儿奎官为着得罪了你，怕我脸上下不去，到我这儿来赔不是。我问起奎官：‘昨儿有些什么人到你那里？’他就提起这卢芝侯。我问他：‘贾大人生气，卢都老爷晓得不晓得？’他说：‘卢都老爷来的时候，正是贾大人摔酒壶的时候，后来的事情统通被他老人家都晓得了。’我当时就怪奎官，说：‘贾大人是来引见的，怎么好把他的事情告诉他们都老爷呢？’奎官说：‘我见贾大人生气，我一步没离，我并没有告诉他。又问我们家里，也不晓得那一个告诉他的。’所以我昨儿得了这个风声，立刻写信通知你。你是就要放缺的人，名声是要紧的，既然大家相好，我所以关照。”

贾大少爷道：“费心得很！你看上去；不至于有别的事情罢？”黄胖姑道：“那亦难说。他们做都老爷的，听见风就是

雨，皇上原许他风闻奏事，说错了又没有不是的。”贾大少爷一听，不免愁上心来，低首沉吟，不知如何是好。歇了一会，说道：“干不该，万不该，前天吃醉了酒，在你荐的人那里撒酒风，叫你下不去！真正对你不住！大哥，我替你陪个罪。”说着，便作揖下去。黄胖姑连连还礼，连连说道：“笑话笑话！咱们弟兄，那个怪你！”贾大少爷道：“大哥，你京里人头熟，趁着折子还没有出去，想个法儿，你替我疏通疏通，出两个钱倒不要紧。”黄胖姑听了欢喜，又故作踌躇，说道：“虽说现在之事，非钱不行；然而要看什么人。钱用在刀口上才好；若用在刀背上，岂不是白填在里头？幸亏这位都老爷，这两年同奎官交情有限；若是三年头里，你敢碰他一碰！但是这位都老爷是有家，见过钱的，你就送他几吊银子，也不在他眼里。不比那些穷都见钱眼开，不要说十两、八两，就是一两、八钱，他们也没命的去干。我们自己人，还有什么不同你讲真话的。前几的事情，也是你大爷过于脱略了些；京城说话的人多，不比外而可以随随便便的。至于卢芝侯那里，我不敢说他一定要动你的手，然而我也不敢保你一定无事。既然承你老弟的情，瞧得起我，不把我当作外人，我还有不尽心竭力的吗。”说着，贾大少爷又替他请了一个安，说了声：“多谢大哥。”

黄胖姑一面还礼，一而又自己沉吟了半天，说道：“芝侯那里，愚兄想来想去，虽然同他认得多年，总不便向他开口。碰了钉子回来，大家没味。我替你想，你若能拚着多出几文，索性走他一条大路子，到那时候，不疏通自疏通。你看可好？”贾大少爷摸不着头脑，楞住不语。黄胖姑又说道：“算起来，你并不吃亏。你这趟来本来想要结交结交的，如今一当两便，

岂不省事。依我意思：你说的那些甚么姑子、道士，都是小路，我劝你不必走。你要走还是军机大臣上结交一两位，凡事总逃不过他们的手；你就是有内线，事情弄好了，也总得他们拟旨。再不然，黑八哥的叔叔在里头当总管，真正头一分的红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同军机上他们都是联手。你若是认得了这位大叔，不要说是一个卢都老爷，就是十个卢都老爷也弄你不动。何以见得？他们折子上去，不等上头作主，他们就替你留中了。至于那些姑子，你认得他，他们就是真能够替你出力，他们到里头还得求人；他们求的无非仍旧还是黑大叔几个。有些位分还不及黑大叔的，他们也去求他。在你以为这当中就是他一个转手，化不了多少钱，何如我叫八哥带着你一直去见他叔叔，岂不更为省事？前天我见你一团高兴要去找姑子，我不便拦你。究竟我们自己弟兄，有近路好走，我肯叫你多转湾吗？”

贾大少爷道：“本来我要同你说，我昨儿好容易问了我们老世伯，才晓得这姑子的名字住处，谁知奔了去并不是那个姑子。还有好笑的事要同你讲。”黄胖姑道：“什么好笑的事？”贾大少爷把车夫说姑子不正经的话述了一遍。黄胖姑道：“本来这些人不是好东西，你去找他做什么呢？但是愚兄还有一言奉劝你老弟：现在正是疑谤交集的时候，这种地方少去为妙。一个奎官玩不了，还禁得住再闹姑子？倘或传到都老爷耳朵里，又替他们添作料了。”

贾大少爷一团高兴，做声不得，只得权时忍耐，谈论正经；连连陪着笑说道：“大哥的话不错，指教的极是。……小弟的事全仗大哥费心，还有什么不遵教的。但是走那条路，还得大哥指引。”黄胖姑道：“你别忙。今天黑八哥请你致美斋，

一定少不了刘厚守的。到了那里，你俩是会过的，你先拿话笼住他，私底下我再同他替你讲盘子。你晓得厚守是个什么人？”贾大少爷道：“他是古董铺的老板。”黄胖姑哼的一笑道：“古董铺的老板！你也忒小看他了！你初到京，也难怪你不晓得。你说这古董铺是谁的本钱？”贾大少爷一听话内有因，不便置辞。黄胖姑又道：“这是他的东家华中堂的本钱！”贾大少爷道：“他有这个绷硬东家，自然开得起大古董铺了。”黄胖姑道：“你这人好不明白！到如今你还拿他当古董铺老板看待，真正‘有眼不识泰山’了！”贾大少爷听了诧异，定要追问。黄胖姑道：“你也不必问我。你既当他是开古董铺的，你就去照顾照顾，至少头二万两银子起码，再多更好。无论甚么烂铜破瓦，他要一万，你给一万；他要八千，你给八千；你也不必同他还价。你把古董买回来，自然还你效验。”贾大少爷听说，格外糊涂。心上思想：“一定是我买了他的古董，便算照顾了他，他才肯到中堂跟前替我说好话。”便把这话问黄胖姑道：“可是不是？”黄胖姑道：“天机不可泄漏！到时还你分晓。”

贾大少爷将信将疑，自以为心上想的一定不铺，便也不复追问。停了一刻，说道：“华中堂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了。还有别人呢？黑大叔那里几时去？”黄胖姑道：“你别忙。华中堂的路要走；军机上不止他一个，别人那里自然也要去的。你不要可惜钱，包你总占便宜就是了。”贾大少爷道：“你老哥费了心，小弟还有什么不晓得。”黄胖姑道：“事不宜迟，要去今天就去。你在我这里坐一会儿，等我替人家办掉两桩事情，等到一点钟我们一块儿上致美斋。”贾大少爷道：“既然你有事情，我也不来打搅你，我到别处去转一转来，等到打

过十二点钟我来同你去。”说罢，拱拱手别去。

这里黄胖姑果然替人家办了若干事，无非替人家捐官上兑，部里书办打招呼，以及写回信，打电报；大小事情，足足办了十几件。真正是“能者多劳”。幸亏他自己以此为生，倒也不觉辛苦。等到事情办完，恰恰打过十二点，贾大少爷已经来了，约他一同去赴黑八哥的约，饭后同到刘厚守铺子里买古董。说罢同出上车。

霎时到得致美斋，客人络绎来齐，亦无非是昨天几个，但是没有钱、王二位。却添了一位，也是进京引见的试用知府。这位知府姓时，号筱仁，乃山西人氏。贾大少爷叙起来，还有点世谊。贾大少爷到了台面上，竭力的敷衍刘厚守、黑八哥两个，很露殷勤。刘厚守因预先听了黄胖姑先入之言，词色之间也就和平了许多，不像前天拒人于千里之外了。一霎廓散，天色还早。刘厚守要回店，贾大少爷便约了黄胖姑跟他同走。溥四爷又再三叮嘱晚上同到顺泉家吃饭。贾大少爷因为奎官之事，面有难色，尚未回答得出。黄胖姑道：“你跟着我们一块儿玩，只要不撒酒风，包你无事。”究竟他是贪玩的人，也就答应下来。分别上车，各自回去。

霎时黄、贾两人到了大栅栏刘厚守古董铺，下车进去。刘厚守已先回一步，接着让了进去，请坐奉茶。贾大少爷是初到，不免又说了些客气话。刘厚守虽同他客气，究竟还有点骄傲之容，不能不使贾大少爷格外恭敬。当下黄胖姑先把贾大少爷的来意言明，说要选买几件古董孝敬华中堂的。刘厚守四面一看，道：“这摆着的都是，请挑就是了。”贾大少爷当下四下里看了一遍，选中一对鼻烟壶、一个大鼎、一个玉

磬，还有十六扇珠玉嵌的挂屏。刘厚守道：“这对烟壶倒亏润翁法眼挑着的。这位老中堂别的不稀罕，只有这样东西收藏的最多。他有一本谱，是专门考究这烟壶的。上个月底结帐，总共收到了八千零六十三个；而且个个都好，没有一个坏的。拿这样东西送他顶中意。”贾大少爷听了非常之喜。刘厚守道：“这位老中堂，他的脾气我是晓得的，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你若是拿钱送他，一定要生气，说：‘我又不是钻钱眼的人，你们也太瞧我不起了！’本来他老人家做到这们大的官，还怕少了钱用？你们送他钱，岂不是明明骂他要钱，怎么能彀不碰钉子呢？所以他爱古董，你送他古董顶欢喜。”

贾大少爷便托黄胖姑问一共多少价钱。刘厚守说：“烟壶二千两，古鼎三千六，玉磬一千三，挂屏三千二：一共一万零一百两。”贾大少爷意思嫌多，说：“可能让些？”黄胖姑急忙从他身后把他衣裳一拉，意思叫他不要同刘厚守讲价钱。贾大少爷尚未觉得，刘厚守早已一声不响，仰着头，眼望别处去了。黄胖姑赶忙打圆场，朝着贾大少爷说道：“彼此知己，刘厚翁还肯问你多要吗？”贾大少爷亦恍然大悟道：“既然如此，就托大哥替我划过来就是了。”刘厚守道：“如果不是胖姑的面子，我这一对烟壶，任你出甚么大价钱我不卖。不瞒你二位说：我有个盟弟，亦在河南候补。上年有信来，说是也要拜在我们这位老中堂门下，托我替他留心几件礼物。这对烟壶我本要留给他的。如今被贾润翁买了去，中堂见了一定欢喜。不过我有点对不住我那个盟弟。”

黄胖姑同贾大少爷连连称谢不置。黄胖姑又道：“厚翁肯替人家帮忙说两句好话，一句话就值一万银子，个把烟壶算得什么！将来润孙的事，总还要借重厚翁大力。”刘厚守道：

“我们一句话算得甚么！胖姑，你是知道的，我如今也捐了官了，老中堂跟前我也不大去，就觉着生疏了。而且现在做了官，官有官体，倒比不得从前可以随随便便了。但是一样，从前我跟他老人家这几多年，总算缘分还好，他待我很不错。不是我自己胡吹，我跟他这十几年，可没有误过事。所以偶尔说两句话，或者替人家吹嘘吹嘘，他老人家还相信，总还给个面子。”黄胖姑道：“能够叫他老人家相信，谈何容易！像你厚翁这样的老成练达，爱惜声名，真正难得！”刘厚守听了，怡然自得，坐在椅子上，尽兴的把身子乱摆，一声儿也不响。

歇了一会，黄胖姑又叮咛一句道：“如此，东西算买定，少停兄弟把钱划过来。中堂跟前怎么送上去，索性奉托厚翁代办一办。”刘厚守踌躇道：“这件事倒要讲起来看。兄弟自从上兑之后，里头的事一直不大问信。门口另外派了人。不去找他们，中堂虽然也见得着；但是将来事情多，终究不能越过他们的手。如果去找他们，我兄弟现在是有官人员，不好再同他们去讲这个，怕的是自己褻渎自己。胖姑，我看这件事你还是托了别人罢。”黄胖姑道：“你的事情我晓得的。并不是要你去同他们许价钱，只要你吩咐他们一句，他们还敢不遵吗。”刘厚守道：“这几年我替人家经手，实在经手的怕重。你偏偏要来找我，没法，你老哥的事，做兄弟的怎么好意思推头不给你个面子。”黄胖姑立刻站起身来，请安相谢。贾大少爷也跟着请了一个安。

刘厚守道：“事情准定我去办；但是我说个数目，你不要驳我。”贾大少爷正在沉吟，黄胖姑把身子一挺，拿手把胸脯一拍道：“你说，我依你！”刘厚守道：“上头不要钱，底下不好白难为他们。依兄弟的愚见：这分礼足值一万，我们自己

人，我亦不准他们多要，我们一底一面罢。”黄胖姑看看贾大少爷，贾大少爷看看黄胖姑。贾大少爷道：“一底一面是多少？”黄胖姑道：“亏你一位观察公，一底一面还不晓得。你送的东西面子上值一万，这零零碎碎用的钱也得一万。”贾大少爷意思嫌多。黄胖姑好劝歹劝，两面竭力的磋磨。刘厚守忽然又拿起乔来说：“我那里有工夫替人家办这些事！”又禁不住黄胖姑再三相求，方才讲明八千银子的门包。说明当晚就把礼物连门包送了进去，约贾大少爷明天下午去叩见。

黄胖姑同贾大少爷见诸事俱妥，方才别去。晚上又去赴了溥四爷的约会。席散之后，黄胖姑又赶到贾大少爷寓处，同做说客一样，又叫他拿出几千银子，为的军机上不止华中堂一位，此外尚有三位，别处也得点缀点缀才好。贾大少爷见他说得有理，只得应允。事情概托黄胖姑代办。黄胖姑亦就勇于任事，自己一力承当，绝不推托。当下议定明天头一处先到华中堂那里；回来依着路再到那三家去；这四处见过之后，再托黑八哥带领着去见他叔子。目下一面先托八哥同他叔子讲起价钱来。一切事情都托了黄胖姑作主。贾大少爷又托胖姑另外划出几百银子送一班穷都，免得他们说话。又敦嘱送奎官老斗卢都老爷格外从丰。黄胖姑会意，一一允诺。因为一应大事都已托他经手，所以也不在这小头节目上剥削他了。

贾大少爷等胖姑回去，方才歇息。一宵易过。次日起来，贾大少爷性子急，不等下午，忙着就去叩见华中堂。到了门上，刘厚守早已安排好的了。其时中堂上朝未回，就留他在门房里坐着等候，好容易等到正午，中堂从军机上回来，便

有几个部里的司官跟着来找中堂画稿。公事办过，家人们赶着上去替他回。又等中堂吃过饭，方才请见。贾大少爷晓得这位华中堂乃是军机上头一个拿权的人，当今圣眷又好，不晓得见了面要拿多们大的架子，手里早捏着一把汗。谁知及至见面，异常谦和。朝他磕头，居然还了一揖。因为贾大少爷送这四样礼物，说明白是拜门的贽见，所以他口口声声叫“老弟”。当时坐下，先问：“老弟几时到京的？”又问：“老人家可好？”又问：“老弟这个月里可来得及引见？”贾大少爷一一回答。末后华中堂又说到自己：“从半夜里忙到如今，一霎没得空；如今上了年纪了，有点来不及了。我想搁下不做，上头又不准我告病。”贾大少爷回道：“中堂是朝廷柱石，怎么能容得中堂告病呢。”中堂道：“留着我中甚么用！也不过像俗语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罢了！就是拼性命去干，现在的事也是弄不好的。”贾大少爷见提到国家大事，恐怕说错了话，便也不敢多讲。中堂见他无话，方才端茶送客。

贾大少爷出来，又赶着去见第二家。这位军机大臣姓黄，乃是才补的。他补的这个缺，就是周中堂让给他的。周中堂因为自己做错了事，保举了维新党，上头不喜欢他，就上折子说是自己有病，请开去各项差使。总算上头念他多年老臣，赏他面子，准其所奏，就叫他入阁办事。大学士虽然不曾开缺，然而声光总比前头差得远了。闲话休题。单说这位黄大军机资格虽浅，办事却甚为老练。见了贾大少爷，先问贵庚。贾大少爷回称：“三十五岁。”黄大军机道：“‘英雄出少年’，将来老兄一定要发达的。”说完了，也就送客。

第三家拜的这位军机姓徐；见面之后，倒问了半天河南的情形。所问的话，无非是抚台的缺怎么样；藩台的缺怎么